

凱恩斯反动“就業論”的基石是馬尔薩斯的庸俗“有效需求不足”說

黃 仲 熊

前 言

这一篇文章的基本內容，是在“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8年一期发表的“馬尔薩斯的庸俗經濟学是凱恩斯主义伪科学的一个主要理論基础”一文未曾刊完的第四部分和結論。因为文章过长，当时准备分两期連載。但去年夏天，“人文科学学报”改版，把續稿延擱下来了。现在学报編委决定繼續刊完这一稿子；但作者考虑到其中既已隔了一段时间，而自己对原文的觀點和布局又已經有了若干改变。因此将原稿作了較大的修改，写成现在的这篇文章。由于它在內容上同以前发表的部分有一定联系，因此凡与前文有必要重复的地方，都力求簡略一些。为了便于讀者参考，特此附志。

作 者 1959.7.1.

十九世紀初期英国庸俗經濟学家馬尔薩斯，因发表其反动“人口原理”而臭名昭著后，又在1820年出版了“政治經濟学原理”。他写这一書的目的，是本着卫护資本主义的耿耿忠心 and 代表特殊階級的利益，试图从“理論”和政策上，解决二十年代前夕連續爆发的几次工业危机和由此引起的失业問題。但是以剽窃能手見称的馬尔薩斯，自己并未能提出什么新見解。只是窃取了瑞士經濟学家西斯蒙第的“消費不足”危机学說作为根据，提出所謂“有效需求不足”說，来歪曲地解釋当时出現在英国的工业危机和失业現象。

很多人都知道，西斯蒙第關於危机的学說，是根据消費与生产相矛盾的事实来解釋生产过剩現象的一种小資本階級觀點。列宁在他的“經濟浪漫主义評述”这一著作中，系統深刻地批判过西斯蒙第主义特别是其危机学說。但是馬尔薩斯却更加庸俗地引伸了西斯蒙第觀點。捏造什么“有效需求不足”是危机和失业的“真实原因”。他解釋所謂“有效需求不足”是“有購買愿望和購買能力”的消費需求不足。并認為它是最終由人們“固有的消費和儲蓄习惯”，或“社会心理状态”所决定。据他說，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是利潤率的低落，产业投資的停滯和破产，大量失业現象发生等等。他認為这些結果，無論对資产者和劳动階級來說，都屬不幸。

馬尔薩斯既不可能从資本主义制度的內在矛盾来探寻經濟危机的根源，而是根据唯心的“社会习惯”或“心理因素”对它加以歪曲，这就很自然地促使馬尔薩斯企图在資本主义制度之內，追求免于危机襲击的政策措施。他在“原理”这一著作中，根据“有效需求不足”的庸俗觀點，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議：如主張用租稅政策調整国民入收的分配，加强国家

对经济生活的干涉措施，由政府举办各项公共工程等。^②

很早便追随马尔萨斯庸俗经济学传统的凯恩斯，到处搜罗过去和当代庸俗经济学的破铜烂铁，自许要创立一套能“摧毁马克思主义基础”的“新理论”来卫护垄断资本摇摇欲坠的“大厦”。当他发现了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的概念对自己所要虚构的伪科学体系大为有用时，就在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一代表著作中，把它剽窃过来，当作全部“理论”的基础加以改头换面。给马尔萨斯当年陈旧的假药，贴上一张自己编造的新仿单，当作医治总危机时期垄断资本风瘫症的特效药来推销。

为了要把假药冒充验方，凯恩斯硬说：“马尔萨斯后期关于有效需求不足这个概念，作为对失业的科学解释，取得了确定的地位”。^③凯恩斯主义者始终不能正确回答一位当代英国经济学者代表许多人所提出的疑问，为什么“马尔萨斯用‘有效需求’一词对失业所作的解释，当他在世时，并不象他的人口论流行一时。十分奇怪的是，它要等到我们这个时代才成为时髦的。今天，马尔萨斯关于有效需求理论的变种，已经成为凯恩斯经济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了。”^④凯恩斯本人只能作出这样的歪曲解释，“有效需求不足”概念在马尔萨斯本人所处的时代未能走运，似乎是由于这个“科学”概念的创立者，在解释它的时候，“只能诉之于日常观察中得来的事实”。而未能提出一套完整的学说，以“清楚地说明：为何，以及如何，有效需求会不足或过剩”。结果，反被一种形式上比它更“优美”，“逻辑上更加无可非议”的李加图学说所排挤了。^⑤

凯恩斯在这里显然歪曲了事情的真相，形式不能决定内容，内容倒确实要求一定的形式。马尔萨斯和李加图虽然同处在资本主义正在上升的时期，但如马克思所揭露的，他们代表着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同统治集团的利益。^⑥马尔萨斯始终维护同当时还算是进步的产业资本家有着矛盾的寄生性消费阶层，首先是没落的地主阶级的利益。他藉着1915—1918年的早期危机（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要到1825年才开始）而提出的“有效需求不足”说，是想当作治病的医方来向资产阶级兜售的。但代表着生产力迅速发展要求的产业资产阶级，还并不觉得当时的危机有什么严重威胁。他们自信前途无限美妙，根本没有考虑到他们自以为最优越的资本主义制度有需要医治的毛病。因此对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说能明明看出它对地主阶级的辩护而不感到高兴，是很自然的事。他们欢迎李加图那种鼓吹生产力自由发展的无所忌憚的学说，把李加图当作自己的阶级利益的代言人来尊敬，也是很自然的事。至于马尔萨斯早先提出的人口论，由于它是露骨地拥护私有剥削制度；并且，由于当时的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巨大潜力和不时爆发的反抗意识已经感到一种本能的恐惧，因此，对这种形式上虽然粗糙的辩护论，还是感到欢迎满意的。

可是今天处在垂死挣扎中的垄断资产阶级，已再不能讳疾忌医。他们慌急地追求庸医假药来企图起死回生。尽管药是假的，病显然是不治之症；但只要能把麻醉品和强心剂之类冒

②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英文版）第七章第十节。

③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英文版），392页，重点为本文作者所加。

④ 罗纳德·米克编：“马克思恩格斯论‘马尔萨斯’”（三联译本），14页。

⑤ 凯恩斯：“通论”（中译本），32—33页。

⑥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298—299页。

充為回春妙藥的庸醫，也往往能暫時騙得頭腦發昏的病人的信任。這就是為什麼在十九世紀無人問津的“有效需求不足”說，經過凱恩斯的一番加工調理，終於變成了今天壟斷資本藉以安身立命的信條了。

可見資本主義制度愈加腐爛，日益墮落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也就更需要一套“科學”的偽裝。馬爾薩斯自己的庸俗經濟學雖然在形式上還非常粗糙，但他卻不曾忘記諄諄地為他的後繼者提出了怎樣製造偽科學的任務。他在“政治經濟學原理”的序論中寫道：“在政治經濟學中去清楚地找出各種因果互相影響的關係的作用，以便去預見它們的結果，從而得出某些一般的規律”，這個任務雖然很困難，但是“無論從促進經濟科學的改進和完善的這一目的來說，或者從這一科學中可以期望獲得的實際好處來說，這樣的研究都必須進行。不允許任何普通的困難或疑慮去阻礙那些有閒暇有能力的人去進行這樣的研究工作”。①

凱恩斯在適應壟斷資本的要求對“有效需求原則”進行改裝或加工的工作時，正是秉承着馬爾薩斯的上述“遺訓”，力求賦予這個庸俗的概念以偽科學的外觀。馬爾薩斯在“政治經濟學原理”的著作中，從追求“消費”、“儲蓄”或“投資”、“國民收入”、“利潤”、“就業”等這幾個社會總量之間的表面因果關係來闡述“有效需求不足”的作用。凱恩斯不僅繼承了這種追求複雜現象間表面聯繫的因果方法，而且效法他的授業老師馬夏爾那種求助於數學表述的庸俗手法，在上述幾個社會總量之間定出何者為“自變數”，何者為“依變數”，何者為“暫定不變數”，然後以數學函數式表示出它們之間的外表聯繫。又如以“有效需求”原則中的所謂邊際消費傾向為根據的“乘數論”，就是在玩弄數學遊戲的手法下所杜撰出來的一種反動虛假的再生產公式②。

除了藉助於數學的形式給“有效需求原則”塗抹一些偽科學的油彩以外，凱恩斯的主要手法是力求擴大“有效需求不足”概念的唯心主義基礎。現代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根本否認經濟規律的客觀性質，但是他們卻偏偏愛搬弄“一般規律”、“基本規律”等詞句。這就不能不促使他們逃出物資基礎的客觀世界，而浮游在“人們的心理或靈魂的無政府狀態”中，去追尋資本主義和社會各種矛盾的原因。這種傾向早已由第一個反馬克思主義的庸俗經濟學派奧國學派系統地開闢了途徑。到了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隨着資本主義市場的混亂和人們心理的動蕩，資產階級經濟思想中的主觀唯心主義基礎也愈來愈廣闊了。凱恩斯在這方面的剽竊和偽造“功績”又應該首屈一指。

凱恩斯在他的著作中不止一次着重指出，在社會經濟生活中起決定作用的是人們的思想和心理狀態。他說：“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思想，不論其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其力量總要比一般人所想象的大得多，實際上，世界就幾乎只受這些思想的統治。”③基於這種指導思想，凱恩斯就大胆地剽竊和捏造他認為是支配資本主義世界的各種心理範疇和心理規律。所謂“消費傾向”，就是他从剽竊馬爾薩斯的庸俗有效需求論的基礎上虛構出來的第一個“基本心理規律”。

馬爾薩斯在他的“原理”中第一次使用了“消費傾向”(Propensity to spend)這一名詞並提出後來被凱恩斯剽竊的基本內容。④馬爾薩斯把由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所決定的“消費”、

① 馬爾薩斯：“原理”，16—17頁。

② 凱恩斯：“通論”（1936年英文版），383頁。

③ 馬爾薩斯：“原理”，469頁。

“儲蓄”或“积累”等，都看成是人們的“习惯”、“情慾”、“动机”。他写道：“資本家完全有权力把他因运用資本而得到的收益和利潤消費掉……但是这样的消費是和屬於資本家的通性为那种习惯不相符合的”。接着又說：“当利潤上升，积累动机即将增加，从而将出现一种傾向，在收入中消費其較小部分而儲蓄其較大部分。”^①

凱恩斯在同意这些謬說的同时，更进一步扩大了“有效需求”的唯心主义基础。他認為构成“有效需求”的不仅是“消費需求”，更重要的还有“投資需求”但二者都受心理規律或心理因素所支配。决定“消費需求”的是他从馬尔薩斯那里剽窃得来的“消費傾向”。他把馬尔薩斯所認為的資本家的“通性”——“积累动机”，唯心地抽象为一般人們的“基本心理規律”：“根据人类天性的推理知識与經驗的具体事实，可以確認的基本心理規律，就是人們总是喜欢当收入增加的时候，也使消費增加，不过消費的增加总不及收入增加的那样多。”^②馬尔薩斯把資本家的剩余价值資本化的客观要求歪曲为資本家的“习惯”或“心理动机”，而凱恩斯則更后退一步，把資本家的积累傾向普遍化为一般人們的“基本心理規律”。这样就把資本主义社会絕然对立的階級——資本家和工人的消費，受不同客观規律所支配的事实完全掩盖了。为了加强其唯心主义的渲染手法，凱恩斯在“通論”中花了整整两章的篇幅，企图論証决定“消費傾向”的所謂“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但凱恩斯既都是从它們的心理动机出发来論述，因此所謂“客观的”也还是主观的。他在其中罗到了許多所謂今天和明天之間的“不虞之变”、个人的“謹慎”、“远慮”、“失算”、“炫耀与奢侈”动机等。应该指出，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字眼，在凱恩斯的經濟学中，倒不是完全没有现实意义的。它們通过一个庸俗辯护論者的笔端，或多或少地从現象上反映出資本主义总危机时期資產階級社会动荡不安腐朽沒落的心理无政府状态。

馬尔薩斯曾認為消費需求不足会促使利潤的低落，而利潤是“投資的誘力”。他說利潤无關乎构成資本物質因素的“内含效用”而是决定于資本的供求，即所謂“資本的相对需少性”^③。凱恩斯将这些庸俗观点加以拼凑引伸，杜撰出“投資需求”的誘力是由“資本边际效率”这个心理因素所决定。在掩飾利潤的剝削實質这一点上，凱恩斯几乎等于替馬尔薩斯庸俗“資本稀少”論作註解般地写道：“利潤是資本”超过原来成本而产生的一个收益”，产生这个收益的“唯一理由”，“只是因为資本稀少……如果資本的稀少性减小，那么这种多余的收益額也会漸漸减少，即使从物質意义來說的資本生产力并没有减少。”^④

凱恩斯并不以馬尔薩斯这种用資本供求論来歪曲利潤的庸俗手法为滿足。他要进一步把利潤也弄成一个心理范疇，他歪曲地解釋，“財富持有人”（即資產者）所期望獲得的东西，其实并非“物質資本的自身”，只是希望獲得“这种資產的預期收益，而預期收益則是完全决定于預期的未来的有效需求同未来的供給情况之間的關係。”^⑤凱恩斯于是把这种情况

① 馬尔薩斯：“原理”，365—366，373，450—451，464—466，487—488，516頁，着重点为本文作者所加。

② 凱恩斯：“通論”（英文版），96頁；（中譯本）84—85頁。

③ 馬尔薩斯：“原理”，317，325—326頁。

④ 凱恩斯：“通論”，（英文版）頁213；（中譯本），頁179。

⑤ 凱恩斯：“通論”，（英文版），頁212；（中譯本），頁178。

下的“預期收益率”（即人們在心理上希望獲得的未來利潤率）稱之為“資本邊際效率”以偷換了利潤率的概念。所謂“資本邊際效率”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主觀唯心主義的虛構。實質上它是馬爾薩斯的“資本稀缺論”和唯心主義祖宗——奧國學派的“邊際效用”概念的混合物。根據奧國學派的謬說，物品的邊際效用決定於物品的稀缺程度。同樣，凱恩斯的“資本邊際效率”（預期利潤率）也決定於資本的稀缺程度。他並且以資本主義社會的股票證券交易所行市的看漲看跌的投機心理，當作資本邊際效率漲落的可靠指標。甚至荒謬絕頂地說，投機者的神經是否健全，天氣變化和消化不良對他們的影響，都是促使資本邊際效率變化的因素。

在貨幣和利息對“有效需求”的關係上，凱恩斯玩弄了同樣的唯心主義手法。按照早期庸俗經濟學“薩依法則”的傳說，認為“供給會為它自身創造需求”，貨幣不過是一種純粹的流通媒介。以此貨幣數量的變動，似乎除了影響一般物價水平之外，不會通過有效需求最終影響到社會總產量和就業量的變動。

馬爾薩斯從“有效需求不足”和失業現象存在的事實指謫了這種論點。他認為這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家們把貨幣的作用推出研究領域之外，不但是“輕率的”，而且會“鑄成大錯”，因為貨幣價值的變動對於利潤、產量、就業量和國民收入的分配等都起着重大作用^①。馬爾薩斯並且以“貨幣的相對缺乏”來解釋1815—1819年英國的工業危機和失業現象。

凱恩斯除了接受馬爾薩斯這些基本觀點的指示外，並繼續使用唯心主義手法歪曲貨幣的實質。同時歪曲地把利息同人們對待貨幣的“心理狀態”聯繫起來。他用貨幣供求方面的所謂“特征”，給馬爾薩斯的“貨幣相對缺乏”論進行唯心主義的改裝。據他說，貨幣在供給方面的伸縮性不大，因一般情況下，貨幣不能大量再生產。但人們對貨幣的需求却有特大的愛好，因為保存貨幣財富比保存其它任何物質財富都更為靈活便利，而且幾乎用不着“保藏費用”。凱恩斯把人們對於貨幣的所謂愛好心理，杜撰一個名詞叫作“靈活性偏好”。根據他的歪曲，“利息”就是要持有貨幣的人們出借貨幣從而放棄對它的“靈活性偏好”的補償性報酬。於是利息也就變成一種“高度心理現象”了^②。利息作為剩餘價值分割形態的剝削實質就完全被閹割了。

為什麼“貨幣相對缺乏”會造成勞動者的失業呢？凱恩斯在這裡也比馬爾薩斯編造出更加妙想天開的謊言。據他說，貨幣既不能大量再生產，也即是“勞動力不能被僱傭來增產更多的貨幣”。添僱工人只能增產更多的貨物，但是人們對財富的需求卻“主要導向貨幣”。於是利息經常維持在頗高的水平而不易下降，資本邊際效率卻下降很快。企業利潤受到借貸利息的限制，投資越來越不利了。有效需求中的投資需求部分越來越縮小，對僱傭勞動的需求也就隨之減小了。他荒謬地寫道：“失業所以發展着，是因為人們象要天邊的月亮那樣要他們所得不到的東西——當人們所要的東西（如貨幣）不能增產，而對它的需要又不能壓低時，人們便不能被僱傭了。”^③

馬克思在揭露馬爾薩斯庸俗經濟學的偽科學本質時，曾寫道：“一個人，如果他不要使

① 馬爾薩斯：“原理”，361—362頁腳註及第七章第八節。

② 凱恩斯：“通論”（英文版），202頁。

③ 凱恩斯：“通論”（英文版），234—235頁。

科学适合于一个由它自身引出的立场，（虽然这个立场也常常可以是错误的），却要使它适合于一个由外部的与它无关的外在利益引出的立场，我们就要把它称作庸俗的”^⑥。这一评语，对揭露凯恩斯主义伪科学的本质也是最合适不过了。它的一切伪科学的外装和唯心主义的虚构，都只是环绕着一个目的进行辩护和献计，即服务于垄断资本的利益。在“有效需求原则”及其相关的每一个概念的剽窃和捏造上，凯恩斯也“到处都在宣传着某种政策，在每一页上那个政策的幽灵都期盼着他，规定他的假说，支配他的文笔。”^⑦

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论，为了维护十九世纪地租收取者和国家机构中剥削阶层的寄生性消费而鼓励“消费需求”。凯恩斯则为了满足垄断资本攫取高额利润的必要而强调“投资需求”的重要。但是既然垄断巨头的剥削收入随着他们的高额利润而一同增长，凯恩斯也并不忽略为他们荒淫无耻的奢侈浪费寻找理由，例如胡诌什么百万富翁在生前盖高楼大厦，死后修金字塔和教堂等行为，都对社会有益！

凯恩斯虽然口口声声要刺激“投资需求”，却丝毫不是为了对发展生产有益，而是为了满足垄断资本家追求利润的渴望。马克思在揭露马尔萨斯维护反动阶级利益的真面目时指出，表面上，“马尔萨斯也希望资本主义生产有尽可能自由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应同时与贵族以及他们在国家及教会内的随从人员的‘消费需求’相适合……”，只有当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能为寄生性消费阶层提供一个更广大、更适合的物质基础，马尔萨斯才需要它^⑧。今天，资产阶级代表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时代早过去了。在支持腐朽没落的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方面，凯恩斯的反动面目就更加露骨。他公开地鼓励垄断资本家：为了利润，拼命投资吧，要创造有利的投资机会，甚至来一场地震和大规模战争也不坏。

但是处在先天衰弱和后天失调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情况下，垄断资本家患着各种复杂的神经官能症和心理病。用凯恩斯自己的话来说，他们的“神经是否健全，甚至他们的消化是否良好，对于气候之反应如何，”都会影响到他们的投资的信心和兴趣^⑨。因此庸医凯恩斯也懂得，即使用饮鸩止渴的办法来延缓一下垄断资本主义的寿命，也该首先从安定资本家的心理和神经着手。当他们觉得萎靡不振的时候，就给吗啡精来刺激；感到失眠和心悸症状时，则使用镇静剂和麻醉药来安抚。为什么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则”只是一堆主观唯心主义范畴的拼凑，其理由正在于此。

凯恩斯也懂得，这些“药物”的注射，只有对垄断资本的“神经中枢”和几种主要“心理机能”给以不断刺激，才能起到暂时兴奋和抑制的作用。他曾明白表示：“我们的最终目的，可以说是在我们实际生活其中的经济体系中，找出几个可以由中央机构来加以控制和管理的变数”^⑩。所谓“变数”，如果可以借用一种形相的比喻来说，就是调节垄断资本的“消化”和“排泄”功能的“消费倾向”，作为“大脑神经中枢”的“资本边际效率”和类似“呼吸循环系统”的“利息率”这三个构成“有效需求”的主要“心理因素”。所谓“中

⑥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299页。

⑦ “美国经济论文选”第一编（世界知识社），131页。

⑧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51页。

⑨ 凯恩斯：“通论”，（中译本），138页。

⑩ 凯恩斯：“通论”（中译本），208页。

央机构”，則是控制和調整这三个主要机能的“注射器”，也即是服务于壟断資本的国家机器。

我們不是在这里替凱恩斯的庸医假药編說明書，但是为了揭露这种“医道”的反动实质，不妨在这里略举几个凱恩斯主义的“临床手术”吧。

第一，由于无产階級貧困化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壟断資本主义正患着营养不良和偏枯症。壟断資本不但越来越貪婪地需要大量吮取劳动人民的血汗以自肥，而且要解决“排泄”的問題，才能稍許消除体軀个别部分的畸形臃肿。要对付这些症状凱恩斯主义就藉助于“消費傾向”的調整控制：一方面，对壟断資本主义日益增长的荒淫无耻的糜費大力鼓吹和提倡，为壟断巨头們的越来越消費不完的不断收入找出路；另一方面，則向工人階級已經低得可怜的生活水平繼續进攻。例如，为壟断資本人工輸血的“乘数公式”，就是以所謂“边际消費傾向”作为“理論根据”的向劳动人民偷偷进攻的吸血器。我們还知道，从凱恩斯主义提出“消費傾向”的概念以来，美国壟断資本集团，正在大量使用“消費者信貸”来預支劳动人民的購買力，替資本家推銷过剩商品^①。例如1956年，美国靠“消費者信貸”推銷的商品，几乎占全部銷售总额的一半。使很大数目的工人家庭淪于破产。

第二，壟断資本正患着追求最大利潤的競争热和嗜血狂，同时却因資本主义总危机时期經濟政治危机深刻化而怀着恐惧症。从而一方面需要更大的刺激，一方面又需要鎮靜。針对着这些心理症状，凱恩斯主义便捏造了“資本边际效率”波动剧烈、迅速下降，資本主义社会面临着“利潤逐漸消失”的謊言。其真正的意图，正如他自己所透露的，是要通过壟断資本主义的国家机器，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来保証資本家的有利投資机会和环境，鼓午他們的情緒，安定他們的信心。例如，他說：“要經濟繁荣，必須社会政治空气与一般工商界相融洽”^②。如果按照今天的情况对这句话加以解釋，那就是，要形成有利于壟断資本獲取最大利潤的“政治社会气氛”，必須在国内有效的鎮压工人階級的經濟政治斗争，在国际間广泛煽动冷战空气。此外要直接保証壟断資本獲取高额利潤，还包括通过国家預算撥款来津貼壟断企业，国家訂貨等措施。

第三，据凱恩斯的診斷，“資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經濟机器的主要动力是依賴个人賺錢的本能，愛錢本能的强烈要求”^③。特別在危机时期，人們感到貨幣荒象患着空气窒息症一样。馬克思在描写这种情况时写道：“在繁荣中酣醉到什么事情都不懂得的市民們，曾宣称貨幣是一个空想，只有商品才是貨幣。但現在（正在危机中），到处都在喊叫：只有貨幣才是商品！象麻鹿叫着要新鮮的水喝一样，他（資本家）的灵魂叫着要唯一的財富（貨幣）”^④。以“肖条經濟学”見称的凱恩斯主义，在这一方面是有丰富經驗的。人們既然这样喜愛貨

① 近来有些資產階級的經濟著作（包括个别进步著作在內），引証美国发展“消費者信貸”的事实来駁斥凱恩斯关于“消費傾向”的理論根据，認為劳动者的儲蓄不但不随着收入而增加，反而出現了預支購買力的負儲蓄，这种批判是不妥当的。凱恩斯“理論”的本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問題在于根据他的“理論”引出什么实际措施。

② 凱恩斯：“通論”，（中譯本），137頁。

③ 凱恩斯：“自由放任的終結”，5頁，譯文轉引“美国經濟論文选”第一編，135頁。

④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137頁。

币，但像天边月亮一样美丽的金币又不容易要到手。于是，“唯一补救之道，只有公众相信：纸币也是货币，而由政府来统制纸币工厂，换句话说，由政府来统制中央银行”^①。这便是凯恩斯主义开出的“有节制的通货膨胀”的药方。据他的理想，这既能压低利息，又能提高物价，更主要的是压低实际工资而不会遭到工人的反抗。这些都有提高利润的可靠效力。

最后，所有以上这些人为了的药物注射或手术，都必须通过垄断资本的国家机器来进行。但是凯恩斯认为心病还需心药医。身体已非常虚弱的垄断资本主义，固然主要依靠药物器械，但也必需有足够的信心来恢复自己的活力，必需依靠病人和医生的合作。关于这一点，凯恩斯的前辈马尔萨斯也有过不少指示，例如他写道：“最能干的外科医生。是最会懂得自然癒合作用而儘可能少用药物的人。同样地最懂得政治的政治家，常迁到某些情况，需要他们的干预，他们所占有的各自的科学知识愈充分，他们便愈会贤明地进行他们的工作”^②。

凯恩斯适应垄断资本的需要，继续发挥了这种观点，提出必须把国家的“调节”作用和私人资本主义的创制精神相结合。他认为采取这种办法，就能医好疾病而同时保存了资本主义的效率与自由^③。

可是，凯恩斯所幻想的那种十九世纪自由资本主义的创制精神和青春活力，早都消逝干净了。今天垄断资本主义的内脏已经腐朽，任何人为的刺激和“药物”都挽救不了它的生理机能的迅速衰退和逼近死亡。凯恩斯的药方，打破葫蘆，其中不过是他的前辈马尔萨斯的老配方，这就是马克思在百年前，早就折穿了的。马克思写道：马尔萨斯“不得不使用人为的手段。这种人为的手段，是苛重的课税，大批尸位素餐的官吏和牧师，大批的军队，年金领受人，牧师的什一税，大量的国债，和不时发动的多费的战争。这些就是‘救药’”^④。

由此看来，凯恩斯和马尔萨斯各自所处的时代虽然不同，但是他们都长于以剽窃臆造的伪科学为最腐朽没落的统治阶级服务。他们都是时代的渣滓，是真理的罪人，是劳动人民的敌人。

① 凯恩斯：“通论”，（中译本），198页。

② 马尔萨斯：“原理”序论，20页。

③ 凯恩斯：“通论”，（中译本），324页。

④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51页。